

我们的节日·中秋节

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



仰望明月

山东济宁 胡成江

在一个喧嚣的城市，即使夜里人也要忙，借着灯光向前，几乎忘了空中明月的一泻千里，纵横古今。之于物的欲求，灯光更实用，月亮未免高远而飘渺，不知有几人尚有仰望的闲暇。

月亮遥不可及，似是不如现实的好，借着眼前的灯光就能走那么几步。然而，人不能不仰望，否则会变得平庸。眼下的路坚实了，略微举头寻觅的就是辽远。不饿肚子的时候，要有赏月的心境。

站在窗前，仰望夜空，这会儿，月跑到了云后，蒙上了一层面纱。夜深了，外面安静些许，却不是田园山庄的安宁。月光依旧美好，有了这仰望，现实不再骨感。

月近中秋

江苏南京 章桂云

儿时的一个中秋节，母亲早早去乡里赶集，我睡得正酣，干娘带着月饼和莲藕过来“送节”了，一进门就喊“我干儿子呢”。怕干娘笑我懒惰，急忙跑到被窝里，不好意思露脸。吃过午饭，干娘回家了。母亲叫上二婶带我去西圩的河塘里采菱角。墨绿色的菱叶铺满河面，母亲翻过肥硕的菱盘，一颗颗诱人的菱角绿里透红，嫩得掐出水来，白生生的果肉吃到嘴里，清香劲脆，甜涩交加。

除了吃月饼，家家还要做芝麻饼。母亲将红绿丝加入芝麻，放在大碗里捣碎，将面团压成面皮，填入馅心，揉圆压平，一个芝麻饼就做好了。少许菜油润锅，文火煎摊，闻见糊香就是熟了，轻轻咬上一口，外皮香脆劲道，馅心酥甜流香。

明月过枝头，我和父亲将八仙桌抬到门口，摆上香案，燃香祭月。三支清香，一碗开水，一支莲藕，一盘水果，一碟煮菱角，一碗毛芋头，几个芝麻饼和月饼，香味在清凉的晚风中飘荡。

同心的圆

湖北鄂州 李云贵

月饼一词，源于南宋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。那时仅是一种点心，后与赏月连在一起，寓意团圆思念。

浙江一带除了中秋赏月，观潮可谓又一盛事，汉代枚乘的《七发》赋中有详尽记述。汉以后，中秋观潮之风更盛，明朱廷焕《增补武林旧事》也有记载。

中秋之夜还有“走月”活动，明代南京建有望月楼，玩月桥，清代狮子山下有朝月楼，都是“走月”胜地。人们衣着华美，三五结伴，游街市，泛舟秦淮河，登楼赏月，谈笑风生。南京人中秋爱吃月饼，也必吃金陵名菜桂花鸭，酒后必食一小糖芋头。

中秋傍晚，江西吉安每个村，除了吃月饼，还用稻草将瓦罐烧红加醋，香味飘满村庄。四川人中秋吃月饼，还要打粑，吃麻饼、蜜饼。有的地方点桔灯，悬于门口；也有儿童在柚子插上插满香，沿街舞流星香球。广州、香港等地，中秋夜有树中秋活动，树亦作竖，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。家人帮着小孩子们，用竹纸扎兔仔灯、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，横挂短竿中，竖起于高杆，彩光闪耀。

儿时祭月

贵州黔西 周德富

我的家乡深藏乌蒙大山深处，村人敬仰月亮，称为“月亮菩萨”，中秋家家户户祭月。皎月升起，父亲早在家门摆好一张八仙桌，桌上升子里装满大米，中间放一面镜子，两边插两支蜡烛，桌上摆供品，一把香、一沓纸钱，桌下拴一只白公鸡。

祭月未结束前，不可偷吃祭品，不可手指月亮。否则，月亮菩萨夜晚悄悄下来割耳朵。香烧到半截，已是皓月当空，如月光光倾

2021年9月19日 星期日

□主编 成岳 视觉编辑 班璇 信箱 jnrzbhoumo@sina.com

节的味道

福建漳州 张少华

每个节日都有标签式“味道”。祖母的味道。我懂事的时候，家里还消费不起商家售卖的月饼。每年中秋前两天，祖母都会忙开来一磨米，煮米浆，包馅料，做米粿，烤米粿……当米粿取出的一刹那，真真让小孩直咽口水。

父亲的味道。凡遇晴朗的中秋夜晚，父亲要将家中可折叠的竹躺椅，搬到门口大埕正中央，躺在上面一边吃饼赏月，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新闻。1984年中秋节之夜有点冷，父亲照例在家门口吃饼赏月，照例讲故事，却早早叫我们睡觉去，他独自在月夜竹躺椅上，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屋。那年10月28日，父亲与世长辞，年仅42岁。父亲年初已知道自己癌症晚期，因怕影响我们学业，与母亲订了“保密联盟”。

一路走来，月饼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，而日益回归大众。中秋之“味”，变得纯粹而隽永。

真的想家

安徽阜阳 祝宝玉

一个人，仰视异乡的圆月，不觉泪眼模糊。虽然已经三十好几了，但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即使嚎啕大哭，又何妨呢。

想家了，真的想家了。夜已深，梦却醒了。泪水打湿枕头，夜如幕，遮挡我遥望的双眸。

想家，其实最想母亲。母亲在，家就在，故乡就在。那片土地，千丝万缕。我熟络的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，在多年后的今天，更可爱亲切。不单单因为佳节临近，我才怀念的，是那引力的月光触动了本能。多想靠近母亲坐一坐，听她讲从前的事，即使彼此无言对视，那也是幸福的。与母亲在一起，我永远是个孩子。不禁回想当年，母亲总拣最大的月饼给我，她偏爱我，兄姊却无可奈何，谁让我是母亲的幼子呢。

想家的时候，我是个孩子；想家的时候，就让我无拘无束痛快淋漓的哭一场吧。

思念外婆

上海普陀 刘立飞

一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，我亲爱的外婆，就在这样一个阖家团圆的节日前远去了，一如天边云彩的消散。常常想起外婆怀抱里的无忧童年，想起摇着蒲扇为我驱蚊陪我写字的那些夏夜，想起在我谈婚论嫁时一定要给我建议为我把关的可爱模样，想起在我儿子周岁生日时亲手缝制的漂亮虎头鞋，也想起每个节假日数着指头翘首盼我回去的那种眼神……

感谢外婆，让我一路伴着爱成长；感谢外婆，滋养了我的生命，温润着我的日子，丰盈了我的年华。每年，在春暖花开的清明季节，在阖家团圆的中秋时节，我会带着爱人孩子还有哥哥、妹妹一家来看你，我会铭记那份温暖的呵护，那些细细的叮咛，还有那婉约的笑容……来世，让我好好爱你，我亲爱的外婆！

鹿洼之女

河南焦作 李翔年

这是一个美丽的季节，我的高堂双亲，却都选择农历的八月远行而去了。

我敬爱的妈妈，她两三岁时父母离世，鱼台鹿洼村多了一名遗孤。她没有兄弟姐妹，年近多病的姥娘收留了她，不久也抛下她走了，她成了鹿洼的女儿。

父母成家之后，颠沛流离，居无定所。我们兄弟姊妹相继来到这个世上，家里人常常人不敷出。三年自然灾害时，母亲不惧百里之遥去背粮食。六十年代，母亲到面粉厂买些许秕麦、糙麦，挑挑拣拣、淘淘洗洗，聊补无米之炊。母亲是个要面子的女人，总是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大的衣服改一改让小的穿，我们都是穿着娘亲纳的千层底鞋长大的。

戊子年的八月十八，人们还陶醉在八月节的团圆之中，母亲远行了，往那界和丁丑年八月远行的父亲团聚。

娘尽使命归天国，世间再无唤儿声。中秋的月亮是那样的明亮，照着娘亲远行的路。父母不见今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双亲。

军营歌声

陕西西安 许双福

三十多年前，部队驻扎贺兰山西北边陲。第一次在军营过中秋节，八月十四，团里的补给车来了，给连里拉来了苹果、梨、香蕉等水

果，每人五个月饼。

十五的晚上，轮到我和张传金上第一班哨。连长让几个战友事先在营门口的戈壁滩上，用照明棒组成了“中秋”字样，一声令下，拉燃照明棒，几名干部举起信号枪、冲锋枪，红、绿、黄信号弹腾空而起，串串曳光弹拖着长长的红线消失在夜空中，全连一片欢腾跳跃。

连长来到哨位，给我们送来月饼和水果，叮嘱我们好好吃，注意观察，保持警惕。我拿了月饼，咬了一口，真甜！耳边，不时传来连里中秋晚会天南地北的歌声。



最解乡愁

重庆巫山 赖扬明

每遇节日前夕，母亲总会独自坐在院子里的石块上，盯着蜿蜒的乡间小道发呆。总不离手机，却不见打过一电话。

母亲的手机里，就存了我们三姊妹的电话，因为不识字，存多了会不知所措。

月正圆，蟹正肥，桂花苞欲放，秋林古色葱茏，又到中秋。母亲又习惯地坐在门口的大石块上，手杵着拐杖，下颚托在拐杖手柄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小路，她离不开老房子，离不开住惯了的村庄。

我们兄妹几个一边哄着她，一边骗着她，总想让她和我们住，可她笑着说：“去你们家了，我心中想的就只有老房子，只有田里的庄稼，树上的果子。而我在老家，牵挂的就是你们兄妹仨！”

能治好娘节前心病的，唯有陪伴和承载那么多年亲情的传统美食，中秋节，当然是月饼，而且是自家的土月饼。我们兄妹仨，早早地定制了土月饼，相约无论多忙，都要留出一天的时间，去乡下的老屋子里，让娘领着在田间地头转一转，陪老妈住上一宿，说些土里土气的话，吃上一个土月饼，过一个母亲最难忘的中秋。

土月饼最惹乡愁，最解乡愁的是陪伴。

水中望月

河北石家庄 付景莉

中秋的夜晚，我们这家家备下一盆清水，手持镜子在水中寻找月亮。望月仪式后，大家坐在院子里吃水果、月饼，聊天。

我曾希冀，水中望月能看到逝去亲人的身影。自父亲离开后，我一直期盼那个景象的出现。

父亲走后的第一个中秋之夜，他没有出现在水中镜月里，却在我的梦里：一张大床，父亲在那头睡着，母亲在这头做着针线，我站在母亲这边。一会儿，父亲悠悠转醒，母亲和我转头看去。

“爸，您醒啦！等着我去给您弄饭喂您。”在父亲的最后时光里，一直是我和母亲轮流喂父亲吃饭。我说完那句，转头要往外走，心里突然呼啦一下子想起，父亲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我突然惊醒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很长时间才突然明白，这是南柯一梦啊。

突然好后悔，为什么梦要醒得那么早，没仔细看看父亲的脸就转头？好想再看看父亲啊，却再怎么也看不见了。

又是一年中秋到，我早已准备好了一面大镜子，一个大水盆，希望能在月亮周围看见父

亲，哪怕只看一眼。虽然知道是不可能的，我还是遥寄一份女儿的思念。

长发母亲

湖南衡阳 曾艳兰

三十多年前，我只有几岁。母亲很年轻，留着长长的乌黑头发。她牵着我到街上，去卖自家种的菜，总遇见手里拿着一扎长发，背着包收头发的商人，跟母亲说个不停。但无论怎么说，无论多高的价，母亲仍不同意剪那头发。

那年中秋节快到了，很多商人挑着月饼在村子里叫卖，我就嚷着要母亲买。见母亲问挑月饼的，见母亲摸摸口袋，见母亲眼看着商客走了，我就哭起来。母亲说，别哭，到中秋节，妈妈一定给你买月饼吃。

第二天早上，母亲去街上回来，满头长发不见了。我一阵诧异，问母亲怎么剪了头发？母亲笑笑说，太长了，难梳头。

吃过晚饭，月亮当空照时，母亲端着盘子往院子走去，大声喊着：“孩子们，快出来赏月吃饼啊。”我第一个跑出去，姐姐们也很快来了。母亲分给每人两个月饼，我吃着，月饼好甜好香，又酥又脆，里面有葵花籽和花生豆，还有甜滋滋的山楂丝。姐姐也说比去年好吃，还有花生呢。二姐也说，是啊，不只有糖，还有芝麻呢，难怪好香哟。母亲微微一笑说：“吃吧，今年买得多，可劲吃。”

过后才知道，那年吃的月饼，是母亲用卖了头发的钱买来的。

高手婆婆

新疆五家渠 陈晓燕

立秋以后，婆婆就着手筹备中秋节了。像是一个隆重的仪式，腌咸鸭蛋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。

婆婆对鸭蛋品质要求之严苛，绝不亚于专业质检员。对着太阳，拿起一个鸭蛋，眯上一只眼睛，远远的仔细端详。透过蛋壳，隐隐看出绯红的蛋黄，是水边散养鸭子产的，口感好，脂肪饱满，能腌出油；微黄的是散养旱鸭子，口感也不错，脂肪含量低，不容易出油……

选好鸭蛋，就可以腌制了。鸭蛋清水浸泡，然后烧一捆稻草，稻草灰放在大盆里搅拌，灰水泛起浓浓泡沫。婆婆麻利地将鸭蛋清洗沥干，码放在一个大坛子里，随手抓一把盐，再将稻草灰水侧进坛子没过鸭蛋。婆婆从不数鸭蛋，也称盐，却从不失手；可我做的几次，不是太咸，就是太淡了。

婆婆将一个碗倒扣坛口，加水密封，踌躇满志生在马路上，默默看这些坛子，眼里充满了向往和期盼。

中秋节前后，鸭蛋就能腌好，婆婆总要等中秋这天开坛。原以为是个仪式，后来知道，仅仅因为这天大家团聚，为了让每个孩子、孙子都能分享美食。甜美的月饼吃腻了，磕开一个咸鸭蛋，晶莹的蛋白，油汪汪的黄，抿一小口，弹脆劲道，入口即化，唇齿留香。

安详老家

山东济南 田守勇

小时候，济宁老家的中秋，可与春节相提并论。村里家家都要提着月饼或者糕点、鸡蛋、白酒，走亲访友，探望长辈。曲里拐弯的胡同，每天穿梭着奔忙。

那时月饼简陋甚至寒酸，节前的几天父亲就从集市上或者市里买来，要么就是母亲用笊子提篮从“合了社”里拎回来，蒙上一层笼布，挂在房梁垂下的铁钩上。

月饼是用粗糙的黄纸裹着，四块垒成两摞，包成棱角分明的长方体，上面一片红纸，用纸绳或苘麻绳捆起来。有时两包捆起来捆成一捆，一包一斤，一捆就是二斤。黄纸薄脆，经常渗出油渍，明晃晃的。月饼的花色也不多，吃过或听说过的，无非红糖馅、五仁馅。

现在的中秋，已赋予了更多含义，月饼打扮得花枝招展。但我一直怀念那时候，家人围坐一起，父母也能坐下来歇一歇，边吃边聊，一次次地仰望，尽享月光的清静谧，还有乡村的清幽安详。

趣赏月亮

北京大兴 张廷赏

中秋将至，突然想起家乡的月亮，还有老家前边一位名叫廷月的邻居，房后的还有个叫廷亮。他俩在家都排行老三，名字的组合就是月亮。我们三个聚在一起，不就是“赏月亮”吗？

前年他们曾说过来京旅游，不知为何没有成行。人到中年，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，也许仅仅是说说而已，还要为生活打拼，为梦想追逐，只能祝福他们酷暑寒冬多保重。

月和亮这两位邻居，先后远离家乡，我也是早早的背起行李走远方，打工路上自己闯，好似歌里唱到：月亮走，我也走。我们都留下空荡荡的老房子，任凭风霜雨雪的侵蚀。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又到了中秋赏月的时节了。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乡情，我们三个，何时能在一起赏月呢。

■本版摄影 毛毛、王卫、汤青

时近秋分，母亲一早就让哥打来电话说，给我准备的棉裤套好了，天越来越凉了，趁放假来拿回去。爹种的几垄毛芋头也收了，趁鲜拿些回去，给萌萌煮了吃。

挂了电话，不禁在心里笑起来。虽说是“白露秋分夜，一夜冷一夜”，这几天又下了两场雨，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，早早晚晚的，天确是凉了。可城里公园里，路边上，垂柳、法桐的叶子还都鲜绿着，秋衣还没上身呢，哪里用得上这么早就准备了棉衣呢？娘这是又想我们了，盼着我们回家呢。

娘知道我的腿不好，一人冬就冻得肿了脚，买的棉裤又薄又轻的不暖和，每年都让爹在岭地里种上几垄子棉花，早早地给我准备上厚薄两套的棉裤。更别说，自从穿上娘套的棉裤，我再也没冻过脚。只是母亲已经八十八岁了，我舍不得再让她穿针引线地忙活，可母亲又早早地备好了。想想今天也没事，萌萌星期天也有时间，就坐了县乡公交回家去。

娘正坐在门口的石台子上，望着公路等我们。爹拿着个自己编的荆条篮子，在院墙外的几畦菜里忙活着，丝瓜、豆角、芸豆、辣椒的，摘满了篮子。娘说一会儿再让你爹去河东的菜园子里刨点葱，剥点茼蒿，小白菜也能吃了，也让你爹拔上点。我说就不用爹去了，我们领着萌萌去转转。

一路上竟没遇上个人，菜园里倒是有几个，离得远了，也没打招呼。菜园的两侧都是杨树林，南侧是收过花生地，畦垄上飘着些破破烂烂的塑料薄膜，有一些落下的花生芽钻出了地，或有胖胖的绿色花生瓣子顶着壳，或伸展了叶子长成了棵。北边是谁家的玉米地，虽然玉米棒子都枯黄了，可又长又宽的叶子还绿着。

太阳老高了，葱叶茼蒿和小白菜上的露水散尽了。拔好了菜，领着孩子向南坡的岭上走，地里还是没几个人，除了成片的杨树林，玉米、地瓜和收过花生地，大都一小片一小片地不成什么样子。眼看就到秋分了，坡里地里的，哪还有小时候秋收忙忙碌碌的样子？

想想那时候的秋分，正是家家户户最繁忙的时节。地瓜秧子还绿着，要等苦霜打熟满了叶子再去收。花生最先落了叶，再不收早结的果子会发芽，果针也腐得落了果，总要赶紧着收。玉米早天晚天的倒也不着急，可干了的玉米棒子容易遭虫蛀，下了雨也容易发芽，所以拔了花生又得赶紧赶着掰玉米。

于是，秋分时节，一眼望不到头的花生地和玉米青纱帐子里，男女老少都下了地。小学生们也放了秋假，拔花生的拔花生，掰玉米的掰玉米。胶轮车，地排车，拉的拉，推的推。坡里，地里，田间的小路上，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人。如果坡里还有亩把地的黄豆，或是几畦垄的芝麻，那就更等不得人闲着，晚一天就会炸了荚。棉花倒能等两天，不下雨就让它白云朵似的先飘着。

花生连果带秧地拉进了场，垛成了垛。玉米棒子也运进场里，堆成了山似的一大堆。男人们就该耕地整畦耩麦了，“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种麦正当时”！适时种麦年年收，过早过迟喝稀粥，节气不等人，可不得紧了手地干？至于场里摘花生、剥玉米的活，就让女人孩子的去忙吧。

才分责任田的那几年，家家户户比生产队时还忙乎。地是自己的了，一畦一垄都可都珍贵着呢。争地边的，填沟平坝多种上几垄子花生，点上几棵豇豆绿豆的，也都高兴得不得了。每到秋分前后，家家户户白天坡里地里的忙活，早晚收了工回到家里也是不闲着，一大垛的花生没摘呢，成堆的玉米棒子也在等着剥。看看女人还没有做中饭，男人就边抽着烟边摘起了花生。孩子放了学也要摘上一叉篓子花生，或剥上几嘟噜玉米棒子去。一直忙到中秋节，满院子里还是花生、玉米、豆子的，这里几袋子花生等着背到平房顶上晒，那里一大堆玉米棒子皮等着晾干丁垛成垛。东屋门前的几捆豆秸还没来得及碾豆子，南屋门前耩麦子的耩车还没有扛下地。小孩子总是坐不住，摘了会儿花生就偷了懒地捧上捧鲜花生，或挑几个还能掐出水的嫩棒子往厨房里跑，厨丁准正做着饭的草坯烧了吃。又顾着院子里老槐树下的饭桌上，母亲把临黑天才杀的鸡炖熟了没，父亲晌午头上到门市部买的月饼和一瓶子老白酒拿上桌没有，昨天自己下塘里踩的那几瓜子白藕是不是拌成了菜。等到锅底的，桌上的偷着捏了馋了几回嘴，母亲终于忙完了，一家人就围着桌子坐下来。

月亮已爬过了西墙上的葡萄架，又圆又亮的，里头的景色像极了家里的场景。那棵浓密飘香的桂树下，也像摆着饭桌子，嫦娥忙着摆上一道道菜，吴刚爬在树上摘桂花，那只小兔子趴在树下，嗅着掉下来的树叶和花瓣。

小孩子看着月亮，叽叽喳喳说着看到的景色。父亲拿了酒盅倒了酒，就跟爷爷奶奶不紧不慢地啾起来。母亲才来了几筷子菜，又忙不迭地进堂屋，端出半大筐子红枣和几个大石榴。其实小孩子早就吃饱了，可也不能闲了嘴，就一边听爷爷奶奶讲些天上地下的事，或是听父亲母亲说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话，一边又拿筷子蘸了爷爷杯子里的酒，借了那点子辣劲上窜下跳地做鬼脸。

等到月上西天，各自披了厚褂子也觉得凉凉的了。一瓶酒爷几个已不知不觉地喝见了底，菜也吃得差不多，各自又啃了一块半块的月饼，听谁家的大公鸡睡晕了似地，在明亮亮的月光下打起了鸣，该进屋歇息了，明早还要早早起来，趁着露水湿了新整的畦，扛了麦耩耩麦去。于是，院子里的东西也不再拾掇，各自进屋睡觉去。

想想那时的秋分，家家户户大人小孩的多忙活。可忙是忙，也累，也快乐，吃的简单却香甜，收的实在也知足。渐渐地，出门打工的多起来，人们再也不愁吃穿了，地就没几个人会下了力气种了。撂下地荒着的，栽下片子树苗任其生长的，转包给人家收几个钱的，或者春天天下种，一夏里也不浇浇水锄锄草，等秋里收多少是不少的，总之没有多少人指着种地过日子了，秋收怎么还能像以前的忙忙碌碌、红红火火呢？

好在这几年越来越看重土地了，乡村也越来越美。国家又把秋分定了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。再过几天，秋分时节回老家，定会“银棉金稻千重秀，丹桂小菊万径香”，那忙碌的秋收，会更红火，更喜庆吧。

秋分·中国农民丰收节

那时秋分今又秋分

唐广申